

章臺路，還見褪粉梅梢，
試花桃樹。悵悵坊陌人家，
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
黯凝竚。因念箇人癡小，
乍窺門戶。侵晨淺約宮黃，
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

羅忼烈箋注

周邦彥清真集箋

(下冊)

羅忼烈箋注

周邦彥清真集箋

下冊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責任編輯：盛美娣
裝幀設計：余美明

書名：周邦彥清真集箋（下冊）

箋注：羅忼烈

出版發行：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kong

印刷：旭日（深圳）印刷有限公司

深圳市上埗工業區

版次：一九八五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格：大三十二開(203×139mm)十六〇面

國際書號：精裝本 ISBN 962·04·0379·7

平裝本 ISBN 962·04·0380·0

© 1985 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中編
詩文箋

薛侯馬

并序

薛侯河東上豪也，以戰功累官左侍禁。西方龍兵，薛歸吏部授官，帶所乘駱馬寓武城坊，經年不得調，馬怒敗主人屋，時時蹄碎市販盎器，薛悉賣裝以償。傷已困阨，因對馬以泣。鄰居李文士因之爲薛作傳。同舍生賦詩者十人，僕與其一。

薛侯俊健如生猱，不識中原生土豪，蛇矛丈八常在手，駱馬蕃鞍雲錦袍。往屬嫖姚探虎穴，狐鳴蕭蕭風立髮，短鞮淋血斬胡歸，夜斷堅冰濡馬渴。中都久住武城坊，屋頭養駱如養羊，枯其不飽籬壁盡，狹巷怒蹄盆盎傷。只今棲棲守環堵，五月溼風柔巨黍，千金夜出酬市兒，客帳晝眠聽戲鼓。邊人視死亦尋常，笑裏辭家登戰場，銓勞定次屈壯士，兩眼熒熒收淚光。齒堅食肉何曾老，騙馬身輕飛一鳥，焉知不將萬人行，橫槊秋風賀蘭道。

【箋】

左侍禁——武官名，見《宋史·職官志》九。

西方——指西夏，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、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。按《宋史·神宗紀》及《夏國傳》，元豐六年，西夏國主秉常請修貢，許之。詔陝西、河東毋輒出兵，其新復城寨，徵循毋出三二里。罷兵，當謂此。

駱馬——《詩·小雅·四牡》「啍啍駱馬」，毛傳：「白馬黑鬣曰駱。」

同舍生——元豐二年頒學令：太學置八十齋，齋各五楹，容三十人；外舍生二千人，內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人。見

《宋史·選舉志》三。作者時爲內舍生，見《附記》。

俊健句——李賀《申胡子翥策歌》：「俊健如生猿，肯拾蓬中螢。」

蛇矛丈八——李白《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》：「丈八蛇矛出隴西，彎弧拂箭白猿啼。」

嫖姚句——漢武帝時名將霍去病曾爲嫖姚校尉，擊匈奴，見《史記·衛將軍驃騎列傳》。按此借喻邊將，或指种放也。李白《送羽林陶將軍》：「萬里橫戈探虎穴，三杯拔劍舞龍泉。」

中都——京師之通稱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。」《索隱》：「中都，猶都內也。」

巨黍——《荀子·性惡》：「繁弱、鉅黍，古之良弓也。」

屈壯士——按《宋史·職官志》九、武臣三班叙遷之制，左侍禁右遷轉西頭供奉官，仍屬卑位，故云。

齒堅食肉——韓愈《贈劉師服》：「羨君齒牙牢且潔，大肉硬餅如刀截。」

騙馬句——《集韻》：「騙，躍而乘馬也。」杜甫《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》：「身輕一鳥過，槍急萬人呼。」

賀蘭道——賀蘭山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，據戴震《水地記》，宋仁宗景祐以後，爲西夏所佔。

【附記】

宋陳郁《藏一話腴》乙集卷上引錄此詩及《天賜白》云：「周邦彥字美成，自號清真，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，貴人學士，市儂妓女，知美成詞爲可愛，而能知美成爲如何人者，百無一二也。蓋公少爲太學內舍選，年未三十，作《汴都賦》，鋪張揚厲，凡七千言。奏之，天子命近臣讀於邇英閣，遂由諸生擢太學正，聲名一日震耀海內。神宗上賓，哲宗置之文館，徽宗列之郎曹，皆自文章而得。至於詩歌，自經史中流出，當時以詩名家如晁（補之）、張（耒），皆自歎以爲不及。姑以一二篇言之，如《薛侯馬》云……，如《天賜白》云……，若此凡數百篇，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邪？樓攻媿謂其《警蹕》、《烏几》之銘，可與鄭圃、漆園相周旋，而《禱神》之文，則《送窮》、《乞巧》之流亞，不爲溢美矣。擬清真者，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。」

據《遺事》，清真以元豐六年七月獻賦，自諸生一命爲正，詩序云：「同舍生賦詩者十一人，僕與其一。」則詩在太學時作無疑。然序又稱西方罷兵，薛歸吏部授官，所乘駱馬經年不得調云云。按罷兵事在元豐六年閏六月，既經年矣，則詩當作於七年任太學正時也。《宋史·職官志》五：「太學」正、錄，掌舉行學規，凡諸生之戾規矩者，待以五等之罰，考校訓導，如博士之職。」

天賜白

并序

永樂城陷，獨王湛、曲真夜縋以出。真持木爲兵，且走且戰，前陷大澤中，顧其旁有馬而白，暫騰上馳去，五鼓達米脂城，因以得脫。真名其馬爲天賜白。蔡天啟得其事於西人，邀余同賦。

君不見書生鐫羌勒兵入，羌來薄城束練急，蠟丸飛出辭大家，帳下健兒紛雨泣。
鑿沙到石終無水，擾擾萬人如渴蟻，挽絙竊出兩將軍，虜箭隨來風掠耳。道旁神
馬白雪毛，嚙口不嘶深夜逃，忽聞漢語米脂下，黑霧壓城風怒號。脫身歸來對刀
筆，短衣射虎朝朝出，自椎雜寶塗箭創，心折骨驚如昨日。穀城魯公天下雄，陰
陵一跌兵力窮，檣舟不渡待亭長，有何面目歸江東？將軍偶生名已弱，鐵花暗澀
龍文鏢，縞帳肥芻酬馬恩，閒望旄頭向西落。

【箋】

永樂城——在今陝西省米脂縣。《宋史·外國傳》二：「元豐五年五月，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，使夏人不得絕沙漠。遂遣給事中徐禧、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。禧復請於銀、夏、宥之界築永樂城。永樂依山，無泉水，獨種諤極言不可，禧率諸將竟城之，賜名銀川砦。」按城僅十四日而築成，旋於九月被西夏陷沒。

曲眞——《宋史》作曲珍，卷三百五十有傳，略云：「曲珍字君玉，隴千人，世爲著姓。寶元、康定間，夏人數入寇，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，敵不敢犯，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。徐禧城永樂，珍以兵從，版築方興，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，珍將追殺之，禧不許。諜言夏人聚兵甚急，珍請禧還米脂，而自居守。明日果至，禧復來，珍曰：『敵兵甚衆，公宜退處內柵，檄諸將促戰。』禧笑曰：『曲侯老將，何怯邪！』夏兵且濟，珍欲乘其未集擊之，又不許。及攻城急，又勸禧曰：『城中井深泉高，士卒渴甚，恐不能支，宜乘兵氣未衰，潰圍而出，使人自求生。』禧曰：『此城據要地，奈何棄之？且爲將而奔，衆心搖矣。』珍曰：『非敢自愛，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，懼辱國耳！』數日城陷，珍縋而免，子弟死者六人，亦坐貶皇城使。帝察其無罪，諭使自安，以圖後效。元祐初，爲環慶副總管，夏人寇涇原，號四十萬，珍擣虛馳三百里，破之曲律山，俘斬千八百人，解其圍。進東上閣使、忠州防禦使。卒，年五十九。」

蔡天啟——蔡肇字天啟，潤州丹陽人，元豐進士。初從王安石游，頗受器重，後又與蘇軾交，名益著。哲宗時曾官太學正、衛尉寺丞，徽宗朝爲吏部員外郎、兼編修國史，言者論其學術反覆，出提舉兩浙刑獄。張商英當國，入爲中書舍人，以顯謨閣待制知明州，又爲言者論劾，落職提舉洞霄宮，會赦復官，尋卒。見《宋史·文苑傳》六。按清真又有《天啟惠酥》四首，見後。又按蔡肇有集，今不傳，張耒《張右史文集》中有《同文唱和》五卷，載其與張耒、李公麟、曹輔等酬唱之作頗多，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三十七亦載有其詩，蓋亦名家也。

書生——指徐禧，《宋史》三三四有傳，略云：「徐禧字德占，洪州分寧人。少有志度，博覽周游，以求知古今事變，風俗利疚。不事科舉。熙寧初，王安石行新法，禧作《治策》二十四篇以獻，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，遂以布衣充檢討。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，陝平夏，城永樂，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，遂城永樂，十四日而成。夏兵二十萬屯涇原

北，聞城永樂，即來爭邊，人馳告者數十，禧等皆不之信，曰：『彼若大來，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。』禧亟赴之，大將高永亨曰：『城小人寡，又無水，不可守。』禧以爲沮衆，欲斬之，旣而械送延獄。比至，夏兵傾國而至，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而擊之，禧曰：『爾何知！王師不鼓不成列。』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，夏人益衆，分陳，迭攻抵城下。曲珍兵陳於水際，官軍不利，將士皆有懼色。俄夏騎度水犯陳，師大潰，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。遂受圍，水皆爲夏人所據，掘井不及泉，士卒渴死者太半。夏人蟻附登城，尙扶傷拒門。珍度不可敵，又白禧，請突圍而南；永能亦勸李稷盡損金帛，募死士力戰以出，皆不聽。戊戌夜大雨，城陷，四將走免，禧、舜舉、稷死之，永能沒於陳。禧疏曠有瞻略，好談兵，每云西北可唾手取，恨將帥怯爾。呂惠卿力引之，故不次用。禧數以邊事自任，狂謀輕敵，猝與強虜遇，至於覆沒。」

刀筆——謂刀筆吏，主獄訟之事。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臣少爲秦刀筆。」

短衣射虎——李廣擊匈奴，曾因兵敗被謫，屏居藍田山中射獵，聞所居郡有虎，常自射之。見《漢書·李廣傳》。杜甫《曲江三章章五句》：「短衣匹馬隨李廣，看射猛虎終殘年。」

穀城魯公——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，及其死，魯最後下，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。」

陰陵一跌——《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渡淮，騎能屬者百餘人耳。項王至陰陵，迷失道，問一田父，田父詭曰左，乃陷大澤中。」

機舟不渡二句——《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欲東渡烏江，烏江亭長機船待，謂項王曰：『江東雖小，地方千里，衆數十萬，亦足王也。願大王急渡，今獨臣有船，漢軍至，無以渡。』項王笑曰：『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爲！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』」按永樂之役，將校死者數百，士卒及役夫死者二十餘萬，而曲珍子弟六人陣亡，珍獨得脫，故詩以項羽事譏之。

旄頭——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昴曰髦（同旄頭，胡星也）。」正義云：「昴七星爲髦頭……搖動若跳躍者，胡兵大起。」李白《幽州胡馬客歌》：「旄頭四光芒，爭戰若蜂蟻。」按詩句喻西夏征戰未已，借曲真無用武之地也。

【附記】

出處同上。《宋詩紀事》、《武林往哲遺著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後編》）並引錄，而無前篇，均見《話腴》，不知何以脫漏。按《宋史·外國傳》二，元豐五年九月永樂城陷，徐禧等死之，惟曲珍、王湛、李浦、呂整裸跣走免。詩蓋記事，其敘曲珍事，止於罷黜，未及後來破西夏於涇原一節，當是元豐五六年間所作。案時人樂貴明輯《四庫輯本別集拾遺》頁五七九，引錄《永樂大典》卷八千八十九（此卷爲大英博物館藏張舜民《永洛城記事》，所叙此役本末極詳，與清眞詩台。文長千七百餘言，不具錄。

元夕

翠華臨闕巷無人，曼衍魚龍觸眼新。羽蝶低昂萬人醉，木山綵錯九城春。閑坊厭聽粳糧鼓，曉漏猶飛輾轆塵。誰解招邀狂處士，摻過驚倒坐中賓。

【箋】

翠華臨闕——翠華，天子之儀仗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「建翠華之旗」，張揖曰：「以翠羽爲葆也。」杜甫《北征》：「都人望翠華，佳氣向金闕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闕，門觀也。」詩指元夕帝詣宮闕賞燈，按《歲時廣記》卷十引呂原明《歲時雜記》：「眞宗以前御東華門，或御角樓；自仁宗來，唯御正陽門，即宣德門。」詩所謂臨闕者，當指宣德門。

巷無人——詩·鄭風·叔于田：「叔于田，巷無居人。豈無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」

曼衍魚龍——漢書·西域傳贊：「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，作《巴俞》都盧、海中《鴈極》、曼衍魚龍、角抵之戲以觀視之。」

木山錯綜——汴京元宵之盛，備見《東京夢華錄》卷六云：「正月十五元宵，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，開封府結縛山棚，立木正對宣德樓。游人已集御街，兩廊下奇術異能、歌舞百戲、鱗鱗相切，樂聲嘈雜十餘里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、普賢，跨獅子、白象，各於手指出水五道，其手搖動。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，用木櫃貯之，逐時放下，如瀑布狀。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，用青幕遮籠，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，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。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，約百餘丈，以綵綵結束，紙糊百戲人物，懸於竿上，風動宛若飛仙。宣德樓上皆垂黃綠簾，中一位乃御座，用黃羅設一綵棚，御龍直執黃蓋掌扇，列於簾外。兩朵樓各掛燈毬一枚，約方圓丈餘，內燃燭。簾內亦作樂，宮嬪嬉笑之聲，下聞於外。」（節錄）詩所謂翠華臨闕，即御宣德門樓，曼衍魚龍、羽蝶低昂，即龍燈蜿蜒，紙糊百戲人物飄動。轆轤，即用轆轤絞水上燈山也。

糧糧鼓——糧糧亦作餛餛，油煎食物也，即環餅，又稱寒具，此謂鼓形如之。

末二句——用禰衡事以自況。《後漢書·文苑傳》下：「禰衡字正平，少有才辯，而尚氣剛傲，好矯時慢物。融既愛衡才，數稱述於曹操。操欲見之，而衡數相輕疾，自稱狂病，不肯往，而又數有怨言。操懷忿，而以其有才名，不欲殺之。聞衡善擊鼓，乃召爲鼓史。因大會賓客，閱試音節，諸史過者，皆令脫其故衣，更著岑牟單絞之衣。次至衡，衡方爲《漁陽》參過，蹀躞而前，容態有異，聲節悲壯，聽者莫不慷慨。衡進至操前而止，吏訶之曰：「鼓史何不改裝？而敢輕進乎！」衡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先解袒衣，次釋餘服，裸身而立，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，畢，復參過而去，顏色不作。操笑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永樂大典》卷二萬三百五十四夕字韻引周美成《清真集》。按《重進汴都賦表》云：「旋遭時變，不能俛仰取容，自觸罷廢，漂零不偶，積年於茲。」謂神宗既卒，新黨既敗，己不能俛仰取容於舊黨也。詩以禰衡不屈於曹操自比，疑爲元祐二年出都教授廬州前作。

仙杏山

仙人藥光明夜燭，種杏碧山如種玉。春風裂石鳳收花，赤頰離離照山谷。卿雲承日作陰潤，猛虎守山防採鬪。高篲筐篚入時貢，拜望通明薦新熟。珠旒領首一破顏，氣壓蟠桃羞若木。自從移植近星榆，山水無光靈鬼哭。長松枯倒流液盡，摧穎牽藤多撲楸。我思百年訪靈異，羽褐雖存言語俗。本非民土宰官身，欲斷人間煙火穀。行尋幽洞覓丹砂，倘見瞿仙騎白鹿。便應執帚洗仙壇，不用區區掃塵竹。

【箋】

仙杏山——宋張敦頤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仙杏山》：「舊經云，絕頂有杏林及仙人腳迹，因以名之。又有仙壇石井，故一名仙壇石山。唐垂拱五年，重修壇三所并石井；聖曆二年，縣令岑仲琢石爲像，設香燈供之。下有清泉，流入丹陽湖。在溧水縣東南四十三里。」又宋周應台《景定建康志》十七：「僊杏山，在溧水縣東南四十三里。舊經云，絕頂有杏林及僊人足跡，因以名之。又有僊壇三所及丹井，一名僊壇山，下有清泉，流入丹陽湖。元祐中，知縣周邦彥有《僊杏山》詩云……。」

種玉——楊公伯家於無終山，山高八十里，上無水，公伯汲水作義漿於坂頭。三年，有一人就飲，以一斗石子與之，謂種於高平有石處，當生玉，語畢不見。如其言，數歲後果見玉生石上。見《搜神記》十一。

赤頰——謂花色紅豔也。李商隱《石榴》：「可羨瑤池碧桃樹，碧桃紅頰一千年。」《景定建康志》四庫珍本影印本，以下簡稱《建康志》作赤頰，非是，茲從《後編》。

高竈——連下句謂以仙杏獻玉帝也。四庫本作高眞，抄者筆誤。

通明——玉帝所居，《道藏》本王欽若《羽聖保德傳》：「玉帝通明殿。」按傳出清眞之後，而詩已用之，則早有此說矣。
若木——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：「大荒之中有衡石山、九陰山、洞野之山，上有赤樹，青葉赤華，名曰若木。」郭璞注：「生昆侖西極附西極，其華光赤，下照地。」

星榆——羣星也。《玉臺新詠》一《隴西行》：「天上何所有，歷歷種白榆。」後因以爲衆星之稱。唐人王初《即夕》：「風幌涼生白袷衣，星榆纔亂銀河低。」

摧穎牽藤——四庫本作擢疏索藤，非是。

樸櫟——《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「林有樸櫟」，傳云：「小木也。」

言語俗——四庫本作言語各，誤。

宰官身——《法華經》：「應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現宰官身爲說法。」

騎白鹿——王昌齡《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》：「仙人騎白鹿，髮短耳何長。」

掃塵竹——《荊州圖經》：「天門角上生一竹，倒垂拂拭，謂之天帚。」蘇軾《巫山詩》：「次問掃壇竹，云此今尚爾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建康志十七，《後編》引錄。按四庫本多舛誤，不及《後編》所據之清嘉慶刊本。

清眞之知溧水也，毛刻《片玉詞》強煥序但稱「元祐癸酉春中爲邑長於斯」，故後人不可甚詳，如《遺事》但謂元祐八年春知溧水，至紹聖三年尚在任是也。今按建康志二十七有溧水縣《廳壁題名》云：「周邦彥，元祐八年二月到任；何愈，紹聖三年三月到任。」則強序所謂春中，指二月也，至紹聖三年三月前去任，在職適三載矣。其在溧水，所作定多，故樓鑰《送趙南仲丞溧水》有「往題斯立藍田壁，更訪清眞溧上詩」（《攻媿集》十）之語。今所見佚詩及長短句之可考者，亦以在溧水時爲多也。又《至大金陵志》卷十二下《古蹟志》有《蕭閒堂碑》，注云「周邦彥作」，即強煥《片玉詞·序》

所謂「有亭曰姑射，有堂曰蕭閒，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」者也。又有《插竹亭記》，不題撰人，亦清真作，見《遺事》。又有《周美成會客題名》，注云「溧水丞高舉刻於聽事」。又有《左伯桃墓詩》，注云「唐顏真卿、宋胡宗愈、蔣之奇、周邦彥皆有詩」。今除諸詩外，記及題名皆佚。溧水與江寧、茅山鄰近，方志所引詩，亦當是爲邑長時游蹤所及之作。溧水地邇茅山，道教盛行，元道士劉大彬《茅山志》所謂某代宗師者，不乏溧水人，而邑中之仙杏山、無想山、長壽鄉、思鶴鄉、白鹿鄉，亦以道教之故而名。鄭文焯《清真詞校後錄要》，因強煥序謂堂曰蕭閒，亭曰姑射，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，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，遂以爲無想山、長壽鄉亦清真所題名，非也。詳見上編詞中之《滿庭芳》附記，不贅。竊意清真詩文每有道家者言，樓鑰稱其《警鐘》、《烏几》之銘，可與鄭圃、漆園相周旋；又稱其學道退然，委順知命，人望之如木雞，自以爲喜。蓋薄宦偃蹇，至是已到中年，銳氣胥盡，又適宰「紛紛流俗尙師仙」（王安石《登大茅山頂》）之土，故託之以理遣，此篇所謂「本非民土宰官身，欲斷人間煙火穀」，亦此時心聲也。清真之號，取義於道家，當非偶然，而其思想之變化，似亦始於溧水也。

過羊角哀左伯桃墓

古道久淪喪，末世尤反覆。《谷風》歌焚輪，《黃鳥》譬《伐木》。永懷左與羊，重義踰血屬。客行干楚王，冬雪無斗粟。傾糧活一士，誓不俱死辱。風雲爲慘變，鳥獸同躑躅。角哀哭前途，伯桃槁空谷。終乘大夫車，千騎下棺櫛。子長何所疑，舊史刊不錄。獨行貴苟難，義俠輕殺戮。雖云匪中制，要可興薄俗。荒墳鄰萬鬼，溘死皆碌碌。何事荊將軍，操戈相窘逐。

【箋】

羊角哀左伯桃墓——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左伯桃墓》：「《烈士傳》曰：左伯桃、羊角哀，燕人也，二人爲友，同時游學，聞楚王待士，乃同入楚。至梁山，值雨雪，糧少，伯桃乃併糧與角哀，令往事楚，自入於空樹中餓死。角哀至楚，爲上大夫，乃告楚王，備禮葬左伯桃于此。唐大曆六年，魯公顏真卿經此，以詩弔之，書於莆塘。在溧水縣南四十三里。」《建康志》四十三《諸墓》：「左伯桃、羊角哀墓，並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儀鳳鄉孔嶺南大驛路西。……劉孝標《廣絕交》云：『續羊、左之微烈』，正謂是也。唐大曆六年，顏真卿過墓下，作詩弔之，詩今亡。……元祐中，知縣周邦彥詩云云（引詩見上），書此爲《諸墓》先，又加詳焉，非語怪也，將以厲薄俗也。」按所謂加詳，指左伯桃與荆軻戰於地下故事，見下，此處引文從略。

《谷風》歌焚輪——《詩·小雅·谷風》：「習習谷風，維風及殯。」傳云：「殯，風之焚輪者也。風薄相扶而上，喻朋友相須而成。」焚輪，猶紛綸也。

《黃鳥》——《詩·秦風·黃鳥》：「交交黃鳥，止於棘。」傳云：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，人以壽命終，亦得其所。」按此用傳義，謂左伯桃死於非命，不得其所也。

《伐木》——《詩·小雅》篇名，《詩序》云：「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」子長——司馬遷字。此二句謂子長疑其事非實，故《史記》削之不載。

末四句——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荆將軍廟》云：「舊經：荆軻廟也。《烈士傳》曰：昔左伯桃、羊角哀往楚，併糧於梁山，左伯桃死而角哀遠，乃厚葬伯桃於梁山下。一夕，角哀夢伯桃告曰：『幸感所葬，奈何與荆將軍墓相鄰，每地下與吾戰，爲之困迫。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，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冢上，叫噪相助。』角哀覺而悲之，如期而往，曰：『今在冢上，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？』乃命開棺，自剄而死，報併糧之義也。廟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建康志》四十三《諸墓》，《宋詩紀事》、《後編》並引錄。《紀事》於題下小注云：「溧水縣南，元祐中爲令時作。」蓋編者按語。

楚平王廟

奸臣亂國紀，伍奢思結纓。殺賢恐遺種，巢卵同時傾。健雛脫身去，口血流吳廷。達士見幾微，楚郊憂苦辛。十年軍入郢，勢如波卷萍。賢王國嬰難，王死屍受刑。將毀七世廟，先壞百里城。子胥雖捐江，素車駕長鯨。驚濤寄怒餘，遺廟羅千楹。王祠何其微，破屋風泠泠。蟄蟲陷香案，飢鼠懸燈檠。淫俗敬魑魅，何人顧威靈。臣冤不仇主，況乃鋤丘塋。報應苦不直，吾將問冥冥。

【箋】

楚平王廟——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楚平王廟》云：「《吳越春秋》云，楚平王都於固城。廟今在溧水縣南九十里。昔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于蠻荊之地，至莊王時，賜姓爲芊氏。至靈王立，與敵日尋干戈，邊鄙不寧，時吳軍失利，乃陷瀨渚。至平王，用佞臣之言，殺太傅伍奢并其子尚，子胥奔吳，吳用之，破楚而入郢。此廟即平王之舊址也，唐廣明元年重修。」按此詩上半所言史事，見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及《楚世家》，箋不備引。

奸臣二句——指費無忌譖伍奢於楚平王，王囚奢而殺之。結纓，從容就死之意。《左傳·哀公十五年》：「子路曰：『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』結纓而死。」